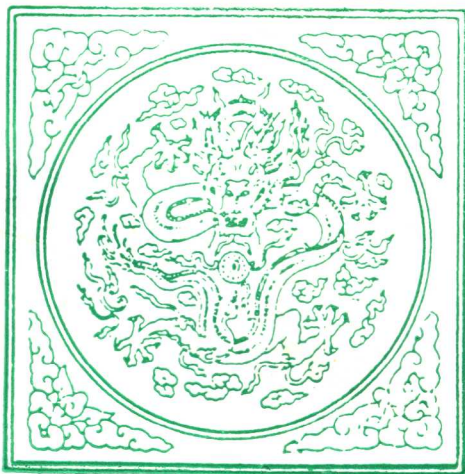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
本



春 阳

施蛰存心理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44.571
SZC
C-4

5本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

春 阳

t2B-1

施蛰存心理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新登字 08 号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

春 阳

施蛰存心理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88 印张 176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5631—0490—9/G·288

全套(18 册) 总定价:99.00 元

目 录

周夫人.....	(1)
鸠摩罗什.....	(9)
石秀	(37)
梅雨之夕	(77)
春阳	(89)
夜叉	(98)
狮子座流星.....	(112)

周夫人

一个人回想起往时的事，总会觉得有些甜的，酸的或蒙胧的味儿——虽则在当时或许竟没有一些意思。再说，人常在忆念青年时的浪漫史，颇有些人在老年时或中年时替他们垂泪。我们的喜欢读小说的朋友，现在是有机会有读到史笃母的《茵梦湖》了。那就是描述老年人回忆青年时切心的浪漫史的一种强有力的著作。然而，在我想，青年时的任何遭际，都有在将来发生同样有力的追怀的可能性，正不独一定要在身当其际的时候已自知其为有长相忆的价值的。咳！然而愈是惘惘然，却使追忆起来的时候愈觉得惆怅。

自从搬家到慈溪来，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这四五千日的光阴把我从不知世事的小学生陶熔成一个饱经甘苦的中年人。我把我的青年在这里消磨尽，我把我的事在这里一桩桩的做了，姊妹父母现在都已辞谢了这所屋宇，两幢楼房，当时颇觉得湫隘的，现在是只剩了我这孤身和女佣了。这个女佣是来了才10个月，她何曾知道我的家事！

我想起了陈妈，就又想起了周夫人。

由杭州搬家到这里的时候，正在10月中旬，忙忙碌碌的布置了一切家具，才略略的安顿，便又须琐琐屑屑的筹备过新年了。一概由父母料理，我是在那时不必如现在一样的经纪家事的。我从杭州抛下了书包，镇日价在赏玩我的新环境，结交我的新朋友，当时这房子的四邻，并没有如现在这样多的孩子，因此我于结交新朋友上是很失望的。我每天常在上午看看小说书。那时候，读者是晓得的，我不曾有看感伤的《茵梦湖》之类的书的福气，其实也并没有欢迎这类书的心情，我只不过看些《七侠五义》罢了。下午，我便牵了陈妈去逛逛街坊。陈妈是随着我们从杭州来的，她虽然年纪已有45开外，但却颇高兴东邻西舍的逛要。她是绍兴人，她常常有一个奇怪的名词在口中，她常把要东邻西舍去逛要那一回事称做“抢人家”。

吃过午饭，她洗好了碗盏，便来招呼我道：“微官，我们去抢人家去。”于是我们便一同走了出去，年尾的时光，便知此消磨了去。

新年里，这个新年，对于我们更新了。我对于慈溪的风俗，在这个新年里找到许多与杭州的不同，因此我很有兴味的在新的一年里到处玩耍。财神日之后一日还是两日，我是记忆不清了。那天晚上，吃过晚夜，大厅上灯烛辉煌地父亲在和他的朋友们赌钱。陈妈照例将厨房里收拾清楚后，便来招呼我出去。

“今夜到哪里去玩呢？”走出门，我便问她。

“要不要到周家去，他家少奶奶常叫我带你去耍子耍子。”他夹杂了绍兴话和杭州音回答我。

“周家，在哪里？”我问。

“就在转弯小巷里。”她说。

我也没多说话，陈妈的计较那里我是很喜欢顺从的，所以我

也不因为陌生而不依她的话。我们只几十步路便到了周家。大门是虚掩着，我们便自己推开了走进去。屋宅并不比我家大些，也只不过窄窄的两间楼屋，带一个披厢。楼下靠东面的那一间里，闪亮的灯光下围聚着许多人，在那里很快活地嬉笑，嘈杂的声音这般的尖锐！在我尚未走进去时，已能度料到这屋子里准都是女子。走了进去，果然桌子四周都是些左近邻舍人家的女人，正在攒聚着掷状元骰。

我和陈妈走入屋内，大家便都来招呼。好在一大半人都是已经认识的，倒也不觉得多少陌生。陈妈在众人中指给我一位穿着得很朴素而精美的夫人道：“这就是周家少奶奶，你就叫一声干娘罢。”她如此的介绍。我是髫龄的不懂事，也便顺着口高高兴兴的叫了一声“干娘”，同时陈妈又将我介绍给她：“这就是我们的微官，今天来耍子耍子，认认干娘。”她说笑着嘻嘻的表现出一种老资格的女佣的风度。

周夫人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她仔细的瞧着我。她也没有话向我说，我也在想她正在思索不出什么话和我说；至于我，是更不会得先说什么话的。我轻轻的摆脱了她的手，走到桌子边。这一群姐妹们干娘们（真的，凡是我上一辈的女人，陈妈总要我叫干娘。）都很喜欢地招呼我掷状元。于是我便跪在一张小凳上，整个身子扑在桌上地去和她们赌满堂红。

喜喜欢欢的抓骰子掷，偶然在灯光里抬起头来，屡次看见周夫人在注视着我。一撇眼波中，我看她慈善与美丽的荣光在流动着。九点多钟，大家意兴都逐渐衰下去了。陆陆续续的都告别了走散，只剩了周夫人和我。陈妈已不知到哪里去了。我高声地叫着陈妈。她却在厨房里和周夫人家的女佣闲谈。她隔着个院子在答应我，就走了出来。我说要回家了，周夫人便留着我道：

“还早呢，微官，再玩一会去。我和你再掷一会骰子。”

陈妈和房里的女佣也还没有谈得尽兴，此时却也不想回家，因此她也说：

“还早呢，再隔一会去罢。”

周夫人移过了骰子盘，把它移近我一些。她仍旧和我对面坐着。我便又抓骰子掷，我掷到了红，便让给她。她一把一把的掷，老是掷不出一颗红来。我是等得不耐烦了。我想她如此没有红丢出来，不如让给我来罢。因此，我便伸出手去抓骰子，这时候，却不防她也正在伸出手来想再掷一次，于是我的手和她的便不意在骰子盆上碰着了。她却不去抓那骰子，她将我的手一把抓住了。我抬起头来，她正在微笑地对我瞧看。

天啊！现在我追想着，饶恕我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她一手推开骰子盆，一手拉着我道：

“我们骰子不要掷了，楼上去坐坐罢。”

于是她拿着灯，带我上楼，走入她的房间。她房间里陈设的东西并不多，但每一件都是很精致的，她将灯盏放在床前一只小方桌上，自己便坐在床上。她要我坐，我便在小桌旁一只春凳上坐了。我们都沉静着。大家都想不出什么话说。她从桌上糖果瓶中取出些香蕉糖堆在我面前，我也不晓得逊谢，便拈一颗来含了。她问我几岁了，我回答她 12 岁。她又问我哪里读书，我说本在杭州监务小学念书，因搬家的缘故，便辍学了，想等过了灯节再进本地的小学校，这样地她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寻思着想多说几句话，但是多么的困难！我从来没有和人家对坐着如大人们一般的攀谈过。

她又说：“你为什么不早几天就来，我看见你搬家到这里，你每天在巷口走出走进，我就很喜欢你。我曾经叫陈妈带你来玩

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

“陈妈没和我说起过，今晚她才邀我到这里来。”我含着糖答她。

我是只不过一个小孩子，天啊！我何曾在那时懂得世界的广漠呢。我睁着一双无知的眼瞧着她的严肃而整齐的美脸，她却报我以一撇流传得如电光一般迅速而刺人的，含着不尽的深心的眼波。天啊！女人的媚态是怎样的，在那时我是懂得了，虽然我还没有认识那个字。我思虑了半晌，我也不分明是哪一个精灵教给我问她：“周先生不在家吗？”

她似乎很吃惊的道：“谁要你这样问我？”

我并没晓得我这句话问得如何的谬误，我红着脸道：

“我自己这样想着呢。”

她对我凝视了半晌，慢慢地说：

“你不要再问我，周先生早已死了。你看看他的照片罢。”

她说便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你看他像谁？”

我拿那张照片一看，却是一个年纪和她相差不多的绅士式的青年。我瞧了半晌，也瞧不出究竟像谁。我便不则一声地将那照片递还了她。她依旧凝视着我，接去了照片：“你看像谁？”

“不知道。”我这样答她。

她微笑着道：“不是很像你么？”

我是并没有一面手镜安放在我脸前；我自己也丝毫没有觉得我是像这个照片中的周先生。我很不敢相信地凝着眼看她，我也不预备怎样答话。

她将照片望了片刻，又向我脸上望着，她并不退坐到床上去。我是被她看得脸上有些儿臊热，我只得假装着瞧看四壁悬挂

着的镜屏，我不敢与她的眼光相遇。好一会儿，我回转眼球来，她还在痴望着我。我被她的眼光逼得无奈，向她笑了。她仿佛从深沉的梦里醒来，把照片依旧藏到抽屉里去。

“你不是很像他么？”在开着抽屉的时候，她还这样说。

“我不觉得，”我这样答她。

她将一双手捺住了我的两个肩膀，她的脸对着我的脸，只隔了二三寸的空隙。她依旧是那样的痴望着我。我欲待摆脱了她，但是她的两手已在逐渐的搂紧我了。她的手从我肩膀上沿着我的项颈一径捧住了我的两颊。我是被她这样的抚弄，这样的痴望，颇觉得热得难受。她一回头看着灯光，更一回头，我看她脸上全都升满了红晕，娇嫣得如搽匀了胭脂一般，猛不防她用两臂将我全个身子都搂在她怀里；她抱住了我退坐到床上，她让我立着将上半身倾倚在她胸前，啊，她把她的粉霞般的脸贴上了我的。她在我耳轮边颤抖地说：

“你不是很像他吗？”

我是除了闻到一缕清淡的香味，一些也没有旁的感觉，我的心房也并没有震动过一次，虽然我是很觉得她胸部起伏得厉害。我想我母亲也常将我抱住在怀里，但并不这样的喘息得厉害。我是很奇怪她的心神不静地抚爱真不像母亲的那样和平而自然。

她把我放开了让我坐在原位上，她拈起一颗糖送在我嘴里；她从热水瓶里斟了一杯开水给我，自己也满满的喝了一杯，我看她的脸色愈红了，眼睛里仿佛涂上了一个立脱耳的甘油，亮晶晶地在闪掠。她走向窗边把窗推开了两扇，便倚在窗槛上望夜天的新月。我含着糖也走过去，在她的身旁攀住了窗槛望望天郊的景色。她低下头来轻轻的向我说：“你觉得怎样？”

“什么？我不觉得怎样。”我说。

“你喜欢常常到这里来玩吗？”她又问。

“为什么不喜欢，陈妈不带我来，我自己也认得了。”我这样答她。

“你原是自己来好了。你如果进了学堂，每天放了学便带了书到我这里来温习，我买了糖果等候你，你也好陪陪我。”

“这里没有别的人吗？”我问。

“还有一个姐姐，是在杭州教书的，过了 15 就要出去，便只剩了我和秦妈了。你每天来也好热闹些。你肯不肯每天来？”她似乎急切的问我。

“假如娘答应我来。我就每天来。”

“我这里也没有野孩子，你娘总答应你来的。”

她抬起了头仰视着天空独自慢慢地说。

“你看今夜的月亮不是很好玩吗？”她继续着。

我也望着月亮，但没些儿思绪，也不便答话。她以为我在沉思些什么，望着我痴痴的不则一声。我回转眼光看了她一眼，她便说：

“你回去时你娘要问你在那里吗？”

我很简单地道：“要问的。”

她说：“你怎样回答呢？”

“我说在周家玩。”

“你要不要告诉你娘我给你看照片那些事呢？”她又搂抱了我这样问。

“娘问我时我便告诉。”

“你能不能不告诉呢？”

我迟疑了几秒钟道：“你如果不愿意我告诉，我便不说也好，我只说在这里掷骰子好了。”

“那么你就不要说别的话罢。你只说在这里掷骰子就是了。”我是简单的孩子，我真不明白她说些什么。我便惘惘然地问：

“为什么不要我告诉呢！”

“这个现在不告诉你，”她忸怩了半晌，慢慢地说：“你如果隔一个礼拜不告诉你娘，将来我就仔细的告诉你。”

“那么我就准定不告诉她，”我很天直地答应了她。

陈妈在楼下叫我回家了。我便说了一声：“我要去了。”想一径下楼来，但她却一把又曳住了我道：“你的话真不真的？”

我说：“真的不告诉，谁欺哄你不是人。”

她笑着又和我吻了一下，又说：“你每天要来的呢。”我匆匆地答应了一句便飞奔了下楼，随着陈妈回家。

到处的玩耍，一直到过了灯节我也没有再到周家去过一回。孩子时的心，原是野马般的，更何曾能知道这里藏着个秘密呢。上学堂之后才忆念起周家的干娘，问起陈妈，才知道她已因为小姑和自己的职务关系搬家到杭州去了。临走的时候，我正在学堂里念书，她叫陈妈向我说一声她是在记念我的。

当时童稚的心里，也并不曾起什么感动。

十多年来，更不曾和我这位干娘再见面一回，而小时候的事，现在却哪一桩不在每日的追念中涌上深宏的波涛。天啊！这般的长夜，让我在被冷风吹动得格支支地战抖的窗槛边回想这个小时候的史书上的一页，我是在恍然想起了她那时的心绪，而即使事隔多年，我也还为她感觉到一些悱恻呢。

鸠摩罗什

带领着一大群扈从和他的美丽的妻子，走在空旷的山谷里的时候，高坐在骆驼背上的大智鸠摩罗会给侵晓的沙漠风吹拂着，宽大的襟袖和腰带飘扬在金色的太阳光里。他的妻子也坐在一匹同样高的骆驼上，太阳光照着她明媚的脸，闪动着庄严的仪态。她还一直保留着一个龟兹国王女底风度。她在罗什稍后一些，相差只半个骆驼。罗什微微的回过头去，便看见她的深湛的眼睛正凝视在远方，好像从前路的山瘴中看见了蜃楼底幻景。再回过头去一些，在一行人众底身后，穿过飞扬起的尘土，便看见一带高山峻岭包裹着的那座乌鸦形的凉州城。那是在一个大山谷中，太阳光还未完全照到，但已有一部分最高的雉堞、堡垒、塔

楼和浮屠上面给镶了一道金色的边缘。有几所给那直到前几天停止的猛烈的战争毁了的堡垒底废墟上还缕缕地升上白色和黑色的余烬，矗起在半天里的烽火台上还涌上余剩的黄色的狼烟，但这是始终不曾有效，没有一个救援到来，连那个管烽火的小卒都早已死在台下，但无理智的残烟还未曾消隐。

在骆驼背上回看着那个战伤了的古边城的大智鸠摩罗什不觉得喟叹起来。三河王底事业显见得永远地失败了，想想吕氏十余年来的苦心经营，想想这一场恶战生命底残害，想想吕氏底末裔少年吕弼底慷慨的死状，慈悲的大智鸠摩罗什虽然很轻视吕氏，也不免有些替他惋惜了。但一想到“十余年来在凉州所能得到的是什么”这个不时盘旋在心中的疑问，便又觉得如这样湮佛的武夫是死有余辜的，在这十余年中，岂但不曾使自己的道行精进一些，并且，为了吕光的对于佛教的轻蔑，甚至还被破坏了自己的金刚身，自从七岁时候跟了母亲出家以来，走遍西域诸国，几曾看出过一个出家人有妻呢？但自己现今却明明是带着妻子到秦国去了。说起秦国，也颇有些不能了解他，到了那里是不是将如在凉州一样地被那些官吏和那最高的统治人所尊敬而同时又轻蔑呢？不，听说秦王比吕氏父子高明得多，他是尊崇佛法之人，所以此番命姚硕德统兵来伐吕氏的时候曾经嘱咐他要把自己好好地带回长安去，并且还把自己封做国师，从这些扈从们的口中听来，恐怕姚王还会亲自出城来迎接，当到达京城下的时候。从这方向看来，大约此去或许会有些好处。

一阵风吹响着一行骆驼的铃从山谷里一直飘扬到山顶上，沿路草碛中的兔儿和松鼠都惊窜了，沉思着的罗什忽然也醒悟转来，回眼一看明媚的他的表妹，他的妻，此时是正在浏览着四周的山色，应合着骆驼的款段的步工，做出娉婷的姿态。他忽然

觉得又像在家人一样地胸中升起了爱恋。这是十几年来时常苦闷着的，罗什的心里蓄着两种相反的企念，一种是从前剃度的时候一样严肃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种是想如凡人似地爱他的妻子。他相信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切经典的妙谛他已经都参透了，但同时感觉到未能放怀的是对于妻的爱心。他曾自己相信这一定是一重孽缘，因为他对于他的终于娶这个为龟兹王女的表妹为妻的这回事，觉得无论如何不是偶然的。想想小时候和她曾在一块儿玩，童心里对于这个明媚的姑娘似乎确曾天真地爱恋过，但自从随着母亲到沙勒国去出家学道之后，13年间，竟完全将她忘了。勤敏好学的少年的心中，只是充满了释迦牟尼的遗教，女人，即使是表妹，已完全被禁制着不敢去想到了。回到龟兹国来，已是俨然传授了佛祖的衣钵的大师，母舅龟兹国王替他造起了讲坛，每天翻检着贝叶经文对着四方来的学者说法，所以虽然在讲坛下也间或有时看见表妹的美妙庄严的仪容，虽然她的深黑的眼波不时地在凝注着他，但他是不能不压伏住那在他心中蠢动的热情了。屡次地，每当幽凉的月夜，在葡萄与贝多树丛中，当他散步着静参禅法的时候，他的表妹总偷偷掩掩地走过来在他背后悄悄地、跟随着。她并不招呼他，但是这样地窥伺着他的动静，或窃听着他偶然的虔诚的教理的独白，但她这种跟踪是有好几次曾因池水边孔雀的惊叫或林叶间夜鸦的啼声而促起了他的返身回顾的。

他每次发觉了她跟踪着在背后，心中常觉得有些窘涩。他自己是很自信为一个有定性的僧人，他十余年来的潜修已经很能够保证他的德行。看见了别个女人，即使是很美丽的，他绝不曾动过一点杂念，但这样地每次在月夜的园林中看见了他的天女似的表妹，真不觉得有些心中不自持了。所以，他晓得，是菩萨降

给他的诱惑，最大的，最后的诱惑，勘破了这一重孽缘，便是到达了正果的路。便合着掌跪下来，祈祷着：

——佛祖释迦牟尼，凭着你的光荣，我皈依着你的圣洁的教训，我恪守着清规，我每日每时在远避着罪过，你的一切经文中的每一个字都在我心里回响着，我将承受了你的恩宠，向地上众生去光大你的教义。我知道，凭着你的神圣的功课，使我能够避免了一切魔鬼的引诱，但还要祈求你，凭着你的神圣的法力，叱责那些魔鬼的引诱使他们永远地离开了我。让我好平安地在每天的讲坛上赞美你，因为我怕我的定力现在还不够抵抗那最大的引诱。

当他这样祈祷着的时候，她，那个龟兹国王的爱女，总是挥动着手中的白孔雀羽扇和月光一同微笑着。她尊敬着她的有崇高的功德的表兄，她也听得懂他每次在坛上讲说的教义是何等光明的大道。她并未想恶意地破坏他的潜修，但她确已不自禁地爱了他，她要占有他，这是在她以为是唯一的光辉。她微笑着，凝看着在虔诚地祷告的她的表兄：

——表兄鸠摩罗什大智的僧人在这样的月夜也要做着严厉的功课吗？难道释迦牟尼佛连一点夜里的树叶的香气也不许他的弟子享受吗？

——树叶的香气也是一样能够引乱寂定的道心的，表妹，善女人，在这里，我是如同在沙漠里一样地没有看见什么，我相信我已经能够生活在这个华丽的大城里如在沙漠里一样的不经意，不被身外的魔鬼引诱了去，以致败坏了道行。但是，我劝你立刻就离开此道，否则，请让我立刻离开了你，因为，（我怕，只有你会得破坏了我。）

——大智的僧人，听了你的话，我赞美你！我怕我真的会破

坏了你，因为我的确觉得有一股邪道的大力附着在身上。但是，表兄鸠摩罗什，你可以用你的崇高的教义，照耀在我心时，让我得到了一个纯正的解脱，并且使你自己也避免了一重磨难，真的，在我们之间，我真觉得有一重不容易勘破的磨难。来罢，让我们去坐在那清冽的泉边，你再宣扬一回那个慈悲的太子的教训。

——不啊，表妹善女人，那是在讲经的坛上，我可以替你宣扬佛祖的妙谛，但不是在这里啊！我害怕我快要失掉我的定力了，善女人，让我回进去罢。你看，月光已经给黑云遮着了，我知道这里有着最可怕的魔鬼。

这样说着，他觉得心猿动了，他急急地将枯瘦的手掌掩了脸，剩下了她独自在黑暗的贝多树丛里，管自己走进了他的禅室，在佛像前虔诚地跪下来整夜地忏悔着。

在到长安去的路上行进着的高据在骆驼上的大智鸠摩罗什冥想着十余年前从沙勒国回到龟兹国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曾经是一个德行很高了的僧人，在最最难于自己克制潜修的青年时代，毕竟完全做到了五蕴皆空的境地，这也不可不算是难能的了。但这十几年时，是仿佛已经完全从那功德的最高点跌了下来，虽然熟习着经文，但已经有了室家之累了；虽然还可能掩饰着人，但自己觉得好像已经在一重幽暗的氛围气里，对人说话也低了声音，神色之间也短了不少的光辉，似乎已无异于在家人了。想着了这些，便不禁又抱怨起那湊圣的武夫吕光来了。自己是后悔着当龟兹国被吕氏攻破的时候，不该忽然起了一点留恋之心，遂被吕氏所羁縻。到后来吕光将他和她都灌醉了酒，赤裸了身子幽闭在同一间陈设得异常奢侈的密室里，以致自己亵渎